

银川盆地晚上新世物质来源及其对黄河上游形成年代的约束

王钊, 聂军胜, 彭文彬, 张浩博, 李峁潼

引用本文:

王钊, 聂军胜, 彭文彬, 张浩博, 李峁潼. 银川盆地晚上新世物质来源及其对黄河上游形成年代的约束[J]. 沉积学报, 2022, 40(4): 924-930.

WANG Zhao, NIE JunSheng, PENG WenBin, ZHANG HaoBo, LI MaoTong. Late Pliocene Sedimentary Provenance of the Yinchuan Basin and Its Constraints on the Formation Age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2022, 40(4): 924-930.

相似文章推荐(请使用火狐或IE浏览器查看文章)

Similar articles recommended (Please use Firefox or IE to view the article)

鄂尔多斯盆地西北缘晚三叠世早期物源组成——来自碎屑锆石U-Pb年龄的指示

Provenance Composition of the Early Late Triassic, Northwestern Ordos Basin:Indications from Detrital Zircon U-Pb Ages 沉积学报. 2020, 38(6): 1258-1271 https://doi.org/10.14027/j.issn.1000-0550.2019.105

皖南志留系唐家坞组物源分析:来自碎屑锆石年代学和岩石地球化学的制约

Provenance Analysis for the Clastic Rocks in Tangjiawu Formation, South Anhui: Constraints from Detrital Zircon Ages and Ge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沉积学报. 2018, 36(1): 42-5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550.2018.007

碎屑锆石年代学在沉积物源研究中的应用及存在问题

Considera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trital-Zircon Geochronology to Sedimentary Provenance Analysis

沉积学报. 2017, 35(1): 46-56 https://doi.org/10.14027/j.cnki.cjxb.2017.01.005

唐王陵昭陵组砾岩碎屑锆石U-Pb年代学分析

Detrital Zircon U–Pb Geochronology from Zhaoling Formation in Tangwangling

沉积学报. 2016, 34(3): 497-505 https://doi.org/10.14027/j.cnki.cjxb.2016.03.007

柴达木盆地北缘乌兰县牦牛山组碎屑锆石U-Pb定年及其地质意义

U-Pb Age of Detrital Zircons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from Maoniushan Formation in the Wulan County,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沉积学报. 2015, 33(3): 486-499 https://doi.org/10.14027/j.cnki.cjxb.2015.03.007

文章编号:1000-0550(2022)04-0924-07

DOI: 10.14027/j.issn.1000-0550.2022.007

银川盆地晚上新世物质来源及其对黄河上游形成 年代的约束

王钊1, 聂军胜2, 彭文彬3, 张浩博2, 李峁潼2

1.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太原 030030

2.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兰州 730000

3.枣庄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山东枣庄 277160

摘 要 黄河上游河段的形成年代依然存在争论,而银川盆地是黄河上游物质的主要沉积区之一,该盆地沉积序列的研究能为 了解黄河上游的物质来源和形成年代提供重要线索。对银川盆地钻孔(PL02)底部进行了碎屑锆石 U-Pb测年和碎屑组分统计研 究,并与上游黄河沉积物以及盆地周边贺兰山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锆石 U-Pb 年龄数据和碎屑组分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 果表明贺兰山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并不是银川盆地晚上新世沉积物的物质供应区,而是黄河将银川盆地以上河段地区物质输 送到银川盆地。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黄河上游兰州一银川段在晚上新世已经形成的观点。

关键词 银川盆地;晚上新世;锆石U-Pb测年;碎屑组分;物源分析;黄河上游形成年代

第一作者简介 王钊,男,1990年出生,博士,讲师,沉积物源分析,E-mail: wangzhao@sxnu.edu.cn

通信作者 聂军胜,男,教授,E-mail: jnie@lzu.edu.cn

中图分类号 K903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大型河流的形成年代以及水系演化受到国内外 学者广泛地关注。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巴 颜喀拉山,它将侵蚀的物质,通过河流搬运、沉积到 邻近的盆地、平原和海洋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源 一汇"系统。因此,黄河的形成演化历史一直是地学 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为此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与讨论,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尽 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是由于不同学者判断黄河 形成的标准不同,对黄河的形成尤其是黄河中上游 河段的形成历史依然存在争论。主要分为三种观 点:1)晚中新世到上新世(>3 Ma)^[1-12],2)早一中更新 世(约1.8~0.8 Ma)^[13-20],3)晚更新世以来^[21-25]。

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碎屑锆石 U-Pb测年方法 对黄河中上游的形成演化开展了一定的研究^[3,6,9,11-12], 但由于银川盆地附近缺乏保存良好的河流阶地序 列,导致对银川盆地沉积物的物源研究相对匮乏,缺 乏有效的碎屑锆石U-Pb年龄数据和碎屑组分研究, 限制了对银川盆地地区黄河形成演化历史的探索。

银川盆地沉积物为研究黄河上游的形成演化提 供了良好的载体。假设来自黄河上游河段的碎屑物 质保存在银川盆地晚上新世地层中,那么将可以得 到黄河在晚上新世出现在银川盆地的结论。因此, 本文对晚上新世银川盆地钻孔沉积物进行了碎屑锆 石U-Pb测年研究,生成的大量碎屑锆石U-Pb年龄数 据能够有效地厘清盆地钻孔底部的物质来源,并对 理解黄河上游的形成演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银川盆地是黄河上游流经的重要盆地之一,也是 青藏高原东北缘和鄂尔多斯高原西北缘交汇的一个新 生代断陷盆地^[26]。银川盆地呈北北东一南南西向延 展,位于海拔高度3500m以上的贺兰山和海拔平均高 度约1500m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盆地北部到石嘴山

收稿日期:2021-08-26;收修改稿日期:2021-12-3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030505,41807427);山西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20210302124111);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21YJJG 145)[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030505, 41807427; Basic Research Projects of Shanxi Province, No. 20210302124111; Graduate Education Innovation Planning Project of Shanxi Province, No. 2021YJJG145]

市惠农区,南部至吴忠市青铜峡,南北长度约165 km, 东西宽度约42~60 km,面积为7790 km²(图1a)^[27-28]。

银川盆地钻孔(PL02)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 县境内,位于黄河以西11 km和贺兰山以东22 km 处,其经纬度为106°36′3.82″E,38°55′26.6″N,海 拔高度约为1103 m^[27]。银川盆地钻孔的钻探和取 样工作于2013年9月正式开始进行,钻孔总长度为 720 m,钻孔的平均取心率为94.7%^[27,29],利用古地磁 测年和¹⁴C测年相结合的方法,得到钻孔底部的形成 年代为~3.4 Ma^[27](图1b)。

2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中,用于碎屑组分和锆石 U-Pb测年的样品,来源于银川盆地 PL02 钻孔底部,其深度为699.9 m,该段岩性为砂岩,基于前人对银川盆地钻孔的古地磁定年得到其形成年代为3.31 Ma^[27]。为了对比分析银川盆地钻孔晚上新世(3.3 Ma)时期的物质来源,本文对贺兰山东麓不同河流出山口进行了现代河流沙样品(HL1-HL4)采集,并进行碎屑组分分析。同时,本文还搜集了前人在潜在源区进行的研究数据,包括贺兰山地区的碎屑锆石 U-Pb年龄数据^[30-33]、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碎屑锆石 U-Pb年龄数据^[30-33]、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碎屑锆石 U-Pb年龄数据^[34]和碎屑组分数据^[35]以及上游黄河的碎屑锆石 U-Pb

2.1 锆石 U-Pb 测年方法

银川盆地钻孔样品中的碎屑锆石挑选工作在河 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实验室进行,共计377颗锆石颗 粒被用于U-Pb年龄测试。锆石U-Pb同位素测年分 析利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激 光年代测试中心的多接收激光烧蚀—等离子体质谱 仪(Laser Ablation Multi-Collector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er)¹⁵⁶进行测量。准分子激光 剥蚀利用 Photon Machines 公司生产的 Analyte-G2 ArF 193 nm进行。激光束斑的直径设定成30 μm,利 用氦气作为剥蚀物载气,氩气作为调节灵敏度的补 偿气。普通 Pb校正使用 Andersen 的处理方法,单一 数据点的误差均为1σ。

单一锆石颗粒所测的U-Pb同位素定年结果将获 取到²⁰⁷Pb/²⁰⁶Pb、²⁰⁷Pb/²³⁵U和²⁰⁶Pb/²³⁸U三组比值年龄。 本文中涉及到的所有锆石U-Pb年龄结果均经过最佳 年代和不谐和度筛选,其标准为:1)最佳年龄:如 果²⁰⁶Pb/²³⁸U<1000 Ma,则采用²⁰⁶Pb/²³⁸U值作为最佳年 龄;如果²⁰⁶Pb/²³⁸U>1000 Ma,则采用²⁰⁷Pb/²⁰⁶Pb值作为 最佳年龄。2)不谐和度(discordance)过滤:最佳年龄 <1000 Ma,不谐和度=(²⁰⁷Pb/²³⁵U-²⁰⁶Pb/²³⁸U)/²⁰⁷Pb/²³⁵U× 100);最佳年龄>1000 Ma,不谐和度=(²⁰⁷Pb/²⁰⁶Pb-²⁰⁶ Pb/²³⁸U)/²⁰⁷Pb/²⁰⁶Pb×100);选择不谐和度在-10%~ 15%之间的最佳年龄作为有效年龄^[3,37]。



图 1 银川盆地区域位置图(a)及 PL02 钻孔岩性和年代(b,修改自文献[27])

Fig.1 (a) Location map of Yinchuan Basin and (b) the lithology and ages of drill core PL02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27])

40-

银川盆地钻孔和贺兰山东麓样品的碎屑组分统 计采用Gazzi-Dickinson的方法进行栅格结点统计,样 品中超过300个碎屑颗粒被统计,该实验统计在意大 利米兰比可卡大学沉积物源分析实验室完成。简要 操作如下:首先,对样品进行碎屑薄片的制作,再对 薄片的局部(一般为1/3~1/2的部分)进行染色处理, 以便于能够准确识别出砂岩样品中的碳酸盐岩和钾 长石等碎屑;其次,根据砂质粒径大小选择适合的栅 格间距在显微镜下进行统计,统计完一个视域后,移 动到相邻的另一个视域继续统计,确保单一颗粒没 有被重复统计^[38]。对于粒径大于 62.5 µm 的碎屑颗 粒均被统计为矿物而不是岩屑[38-41]。碎屑组分统计 结果按照石英(Quartz,简写Q)、长石(Feldspar,简写 F)和岩屑(Lithic fragment,简写L)三大类呈现,并根 据Garzanti^[39-40]和何杰等^[41]对砂岩分类命名方案进行 命名,该方案采取完全对称的设计,按照各端元含量 的多少,只要某一端元组分的含量超过10%即参与 命名。

3 结果

3.1 锆石 U-Pb 测年结果

锆石U-Pb测年实验获得了 377颗碎屑锆石U-Pb 年龄数据,经过去除不谐和度过大的数据后,共计 291个锆石U-Pb数据符合本文研究所用标准,被用 来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银川盆地钻孔样品中碎屑 锆石颗粒的U-Pb年龄范围为 200~3 000 Ma,大致 可以划分为5个年龄成分区间,其中主要由 200~ 300 Ma和400~500 Ma两个主要峰值区间,以及 900~ 1 000 Ma、1 700~2 000 Ma和2 300~2 600 Ma三个次 一级峰值区间组成(图2)。

3.2 碎屑组分统计结果

银川盆地钻孔样品碎屑组分中,石英含量为60%,长石含量为14%,岩屑含量为26%。在该样品碎屑组分含量高低为Q>L>F>10%QFL,根据Garzanti^[39-40]和何杰等^[41]对砂岩分类的命名方案,命名为长石岩屑石英砂岩(图3)。

贺兰山东麓不同河流现代沉积样品(HL1~HL4) 的碎屑组分有所差异。贺兰山样品HL1的碎屑组分 中,石英含量为37%,长石含量为8%,岩屑含量为 56%,该样品碎屑组分含量高低为L>Q>10%QFL>F, 命名为石英岩屑砂岩;贺兰山样品HL2的碎屑组分



贺兰山 (n=169)

图 2 银川盆地钻孔与潜在源区碎屑锆石 U-Pb年龄谱对 比(贺兰山锆石数据来源于文献[30-33],鄂尔多斯高原西 部锆石数据来源于文献[34],上游黄河锆石数据来源于 文献[3.6.9])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detrital zircon U-Pb ages for Yinchuan Basin drill core and potential provenance areas (Helan Mountain data from references[30-33]; western Ordos Plateau data from reference[34]; upper Yellow River data from references[3,6,9])

中,石英含量为69%,长石含量为7%,岩屑含量为24%,该样品碎屑组分含量高低为Q>L>10%QFL>F, 命名为岩屑石英砂岩;贺兰山样品HL3和HL4的碎屑 组分相似,石英含量为36%~37%,长石含量为21%~ 22%,岩屑含量为40%~42%,这两个样品碎屑组分含 量高低为L>Q>F>10%QFL,命名为长石石英岩屑 砂岩。

4 讨论

4.1 银川盆地物质来源

利用概率密度分布函数(Normalized probability density plots,简写 PDP)、核密度估计方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plots,简写 KDE)和直方图方法对银 川盆地钻孔底部样品及其潜在源区的锆石 U-Pb 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图2)以及碎屑组分 Q-F-L 三角图分析





Fig.3 Petrographic composition of Yinchuan Basin drill core and potential provenance area (modified from reference[41]; Western Ordos Plateau data from reference[35]; upper Yellow River data from reference[3])

(图3)。为了进一步进行直观对比银川盆地与潜在物 源区的锆石 U-Pb 数据,本文同时对以上锆石年龄数 据进行非矩阵多维标度(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简写 MDS)统计分析(图4), MDS 图中样品与 样品间的实线代表着这两个样品最相近(实线越短越 相近), 而样品与样品间的虚线则说明这两个样品存 在次相关关系(虚线越长越不相关)。

从概率密度分布函数(PDP)、核密度估计方法 (KDE)和直方图(图2)显示,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地区



图 4 银川盆地与潜在源区锆石 U-Pb 年龄的非矩阵 多维标度统计分析图



的锆石 U-Pb 年龄成分主要为 250~300 Ma、1 800~2 000 Ma 和 2 200~2 500 Ma。相对于银川盆地钻孔 底部样品,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地区的锆石 U-Pb 年龄 组分的峰值向更老或更年轻的年龄组分偏移,并且 缺少 400~500 Ma 和 900~1 000 Ma 这两组年龄组分; 同时在碎屑组分 Q-F-L 三角图(图 3)中,鄂尔多斯西部地区的碎屑组分多集中于岩屑石英砂岩区与银川 盆地样品的长石岩屑石英砂岩差异明显,因此我们认 为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地区没有为银川盆地提供物质。

贺兰山地区的锆石 U-Pb 年龄仅存在一个显著的 1700~2200 Ma 的年龄单峰成分(图2),与银川盆地 钻孔底部样品相比缺少了200~300 Ma、400~500 Ma、 900~1000 Ma和2300~2600 Ma这四个成分区间;同 时贺兰山样品的碎屑组分与银川盆地钻孔样品在 Q-F-L三角图(图3)中所处的区域划分显著不同,因此 贺兰山也不是银川盆地钻孔底部的物质来源区。这 一结论与先前通过对比银川盆地钻孔与发源于贺兰 山的现代河流沉积物的重矿物数据所得结论一致^[8]。

银川钻孔底部样品与黄河上游兰州阶地序列、 五泉砾岩、青铜峡地区上干河沟组的碎屑锆石 U-Pb 年龄都具有 200~300 Ma 和 400~500 Ma 两个主要峰 值区间,以及 900~1 000 Ma、1 700~2 000 Ma 和 2 300~2 600 Ma 的年龄组分(图2)。碎屑组分 Q-F-L 三角图(图3)也显示银川盆地与大部分上游黄河样 品的碎屑组分都处于长石岩屑石英砂岩区,表明其 母岩类型相似或相同。

非矩阵多维标度统计(MDS)分析(图4)结果显示 银川盆地钻孔样品靠近上游黄河样品,而远离贺兰山 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样品,表明了上游黄河流经区 域的物质经由黄河侵蚀、搬运再沉积到银川盆地^[38]。

4.2 黄河上游形成年代

碎屑锆石 U-Pb 年龄谱(图2)和碎屑组分对比 (图3)分析结果显示,银川盆地钻孔底部物质与黄河 银川河段以上的物源一致,表明银川盆地自晚上新 世已经开始接受来自黄河上游的沉积物供应。前人 对兰州地区形成于3.6~2.2 Ma的五泉砾岩组和青铜 峡地区上干河沟组进行的碎屑锆石 U-Pb 年龄、重矿 物组合、砂岩岩相学以及河流古流向研究结果表明 黄河上游兰州段和青铜峡段在晚上新世已经存 在^[36,89]。以上数据共同指示了黄河上游兰州一青铜 峡一银川段在晚上新世就已经形成^[36,9],支持了黄河 上游至少在晚上新世就已形成的观点。

5 结论

锆石 U-Pb 测年数据和碎屑组分数据共同显示了 晚上新世银川盆地沉积物不是来源于周边的贺兰山 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地区,而是来源于上游黄河地 区。进一步指示了黄河上游兰州—青铜峡—银川段 在晚上新世就已经形成,支持了黄河上游至少在晚 上新世就已形成的观点。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及编辑部工作人员提出的 宝贵意见, 使论文能够进一步完善; 感谢美国克莱 姆森大学 Alex Pullen 博士在银川盆地锆石 U-Pb 测 年实验中给予的帮助以及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 Eduardo Garzanti 教授和 Giovanni Vezzoli 副教授对银 川盆地和贺兰山样品碎屑组分的统计。本文所用银 川盆地锆石 U-Pb 测年数据和碎屑组分数据可以通 过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获取 http:// www.ncdc.ac.cn/portal/magazine/detail?id=ed14bd8bfb13-4487-93f5-216e5f0d0d86。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Lin A M, Yang Z Y, Sun Z M, et al. How and when did the Yellow River develop its square bend? [J]. Geology, 2001, 29 (10): 951-954.
- [2] 梁浩,张珂,傅建利,等. 青藏高原东北缘牛首山地区新构造运动及黄河演化[J]. 地学前缘,2013,20(4):182-189. [Liang Hao, Zhang Ke, Fu Jianli, et al. The neotectonics in the Niushou Mountains, the northeast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 2013, 20(4): 182-189.]
- [3] Nie J S, Stevens T, Rittner M, et al. Loess Plateau storage of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derived Yellow River sediment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 8511.
- [4] Jia L Y, Zhang X J, Ye P S, et al. Development of the alluvial and lacustrine terraces o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the Hetao Basin, Inner Mongolia,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Hetao area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 [J]. Geomorphology, 2016, 263: 87-98.
- [5] Jia L Y, Hu D G, Zhao H H, et al. Yellow River terrace sequences of the Gonghe-Guide section in the northeastern Qinghai-Tibet: Implications for plateau uplift [J]. Geomorphology, 2017, 295: 323-336.
- [6] Guo B H, Liu S P, Peng T J, et al. Late Pliocene establishment of exorheic drainage in the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s evidenced by the Wuquan Formation in the Lanzhou Basin[J]. Geomorphology, 2018, 303: 271-283.
- [7] 赵希涛,贾丽云,胡道功.内蒙河套地区黄河阶地与新近纪砾

石层的发现及其对黄河发育、中国河流古老性与河湖共存论的 意义[J]. 地质学报,2018,92(4):845-886. [Zhao Xitao, Jia Liyun, Hu Daogong. Discoveries of fluvial terraces and Neogene gravels in the Hetao area, Inner Mongolia: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antiquity of Chinese rivers, and coexistence theory of rivers and lakes[J]. Acta Geologica Sinica, 2018, 92(4): 845-886.]

- [8] Wang Z, Nie J S, Wang J P, et al. Testing contrasting model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 using heavy-mineral data from the Yinchuan Basin drill cores [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9, 46(17/18): 10338-10345.
- [9] Bao G D, Chen H, Zhao X T. Late Miocene Yellow River Formation in Qingtongxia area, North China: Detrital zircon and heavy mineral analysis at Niushou Mountain, Ningxia[J]. Geological Journal, 2020, 55(11): 7304-7321.
- [10] Liu Y M. Neogene fluvial sediments in the northern Jinshaan Gorge, China: Implications for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since 8 Ma and its response to rapid subsidence of the Weihe-Shanxi Graben [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20, 546: 109675.
- [11] 李维东,赵希涛,杨艳,等.黄河河套盆地段阶地砾石层的形成时代和物源分析[J].地球学报,2020,41(4):515-524.[Li Weidong, Zhao Xitao, Yang Yan, et al. Formation age and provenance analysis of the gravel layer in the Yellow River terraces of the Hetao Basin[J].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2020, 41(4):515-524.]
- [12] Zhang H Z, Lu H Y, Zhou Y L, et al.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s and U-Pb detrital zircon geochronology of sediments from the Weihe and Sanmen Basins: New insights into the Pliocene-Pleistocene evolution of the Yellow River[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21, 562: 110072.
- Pan B T, Su H, Hu Z B, et al. Evaluating the role of climate and tectonics during non-steady incision of the Yellow River: Evidence from a 1.24 Ma terrace record near Lanzhou, China
 [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9, 28 (27/28) : 3281-3290.
- [14] Kong P, Jia J, Zheng Y. Time constraints for the Yellow River traversing the Sanmen Gorge [J].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2014, 15(2): 395-407.
- [15] Hu Z B, Pan B T, Guo L Y, et al. Rapid fluvial incision and headward erosion by the Yellow River along the Jinshaan gorge during the past 1. 2 Ma as a result of tectonic extension[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6, 133: 1-14.
- [16] Hu Z B, Li M H, Dong Z J, et al. Fluvial entrench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anmen Gorge, the Lower Yellow River [J].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19, 178: 129-138.
- [17] Yao Z Q, Shi X F, Qiao S Q, et al. Persistent effects of the Yellow River on the Chinese marginal seas began at least ~880 ka ago[J].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7(1): 2827.
- [18] Li X M, Zhang H P, Wang Y Z, et al. Inversion of bedrock

channel profiles in the Daqing Shan in Inner Mongolia, norther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Late Cenozoic tectonic history in the Hetao Basin and the Yellow River evolution [J]. Tectonophysics, 2020, 790: 228558.

- [19] Liu J, Zhang J Q, Miao X D, et al. Mineralogy of the core YRD-1101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Implications for sediment origin and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during the last ~1.9 Myr [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0, 537: 79-87.
- [20] Xiao G Q, Sun Y Q, Yang J L, et al. Early Pleistocene integr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 Detrital-zircon evidence from the North China Plain [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20, 546: 109691.
- [21] Wang S M, Wu X H, Zhang Z K, et al. Sedimentary records of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in the Sanmen Lake Basin and the Yellow River running through the Sanmenxia Gorge eastward into the sea[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Earth Sciences, 2002, 45(7): 595-608.
- [22] Jiang F C, Fu J L, Wang S B, et al. Form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nferred from loess-palaeosol sequence in Mangshan and lacustrine sediments in Sanmen Gorge, China [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07, 175(1): 62-70.
- [23] Zheng H B, Huang X T, Ji J L, et al. Ultra-high rates of loess sedimentation at Zhengzhou since Stage 7: Implication for the Yellow River erosion of the Sanmen Gorge [J]. Geomorphology, 2007, 85(3/4): 131-142.
- Meng Y M, Zhang J F, Qiu W L, et al. Optical dating of the Yellow River terraces in the Mengjin area (China): First results
 [J]. Quaternary Geochronology, 2015, 30: 219-225.
- [25] 张信宝,刘彧,王世杰,等.黄河、长江的形成演化及贯通时间
 [J].山地学报,2018,36(5):661-668. [Zhang Xinbao, Liu
 Yu, Wang Shijie, et al.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Yellow Rivers and the Yangtze Rivers[J]. Mountain Research, 2018, 36(5): 661-668.]
- [26] 酆少英,高锐,龙长兴,等.银川地堑地壳挤压应力场:深地震反射剖面[J].地球物理学报,2011,54(3):692-697.[Feng Shaoying, Gao Rui, Long Changxing, et al. The compressive stress field of Yinchuan garben: Deep seismic reflection profile [J].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2011, 54(3): 692-697.]
- [27] Wang J P, Shen M M, Hu J M,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y and its paleoclimatic significance of the PL02 Borehole in the Yinchuan Basin [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5, 114: 258-265.
- [28] 包国栋,陈虹,胡健民,等.银川盆地东缘黄河断裂第四纪活动与分段性研究[J].地球学报,2019,40(4):614-628. [Bao Guodong, Chen Hong, Hu Jianmin, et al. Quaternary activity and segmen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fault of the eastern margin of Yinchuan Graben [J].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2019, 40 (4): 614-628.]
- [29] Tian Y Y, Wei M J, Cai M T, et al. Late Pliocene and early Pleistocen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from the sporopollen record

of core PL02 from the Yinchuan Basin, northwest China [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8, 476: 26-33.

- [30] 刘金科,张道涵,魏俊浩,等.贺兰山北段古元古代S型花岗岩 岩石地球化学、锆石U-Pb年代学及其地质意义[J].中南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7(1):187-197.[Liu Jinke, Zhang Daohan, Wei Junhao, et al. Zircon U-Pb age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leoproterozoic S-type granit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elanshan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47(1): 187-197.]
- [31] 校培喜,由伟丰,谢从瑞,等. 贺兰山北段贺兰山岩群富铝片麻岩碎屑锆石 LA-ICP-MS U-Pb定年及区域对比[J]. 地质通报, 2011, 30 (1): 26-36. [Xiao Peixi, You Weifeng, Xie Congrui, et al. LA-ICP-MS U-Pb detrital zircon geochronology of alumina-rich gneiss of the Helanshan complex-group in the northern segment of Helanshan Mountains and regional comparison[J].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1, 30(1): 26-36.]
- [32] 李正辉,柳小明,董云鹏,等. 贺兰山古元古代同碰撞花岗岩 地球化学、锆石 U-Pb 年代及其地质意义[J]. 岩石学报,2013, 29 (7): 2405-2415. [Li Zhenghui, Liu Xiaoming, Dong Yunpeng, et al. Geochemistry and zircon U-Pb age of the Paleoproterozoic syn-collisional granites in Helanshan region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J].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2013, 29(7): 2405-2415.]
- [33] 李黎明,曾佐勋,陆彦俊,等.孔兹岩系一贺兰山中段赵池沟 岩组碎屑锆石LA-ICP-MS锆石U-Pb年代学、Hf同位素组成及 其地质意义[J].科学通报,2014,59(7):593-608. [Li Liming, Zeng Zuoxun, Lu Yanjun, et al. LA-ICP-MS U-Pb geochronology of detrital zircons from the Zhaochigou Formation-complex in the Helan Mountain and its tectonic significance[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4, 59(7): 593-608.]
- [34] 俞礽安,司庆红,王善博,等.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石槽村地区 直罗组砂岩地球化学特征和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特征:对构 造背景及物源的启示[J].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2020,44(4): 754-771. [Yu Reng' an, Si Qinghong, Wang Shanbo, et al.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trital zircon U-Pb ages of the Zhiluo Formation in the Shicaocun area of the western Ordos Basin and implication for its tectonic setting and provenance[J]. Geotectonica et Metallogenia, 2020, 44(4): 754-771.]
- [35] Zhao Y, Liu C Y, Zhang D D, et al. Petrography and geochemistry of the Paleogene sandstones from the Ningnan Basin, NW China: Implications for provenance, weathering and tectonic setting[J]. Arabian Journal of Geosciences, 2016, 9(17): 683.
- [36] Sundell K E, Gehrels G E, Pecha M E. Rapid U-Pb geochronology by Laser Ablation Multi-Collector ICP-MS [J]. Geostandards and Geoanalytical Research, 2020, 45(1): 37-57.
- [37] Nie J S, Pullen A, Garzione C N, et al. Pre-Quaternary decoupling between Asian aridification and high dust accumulation rates[J]. Science Advances, 2018, 4(2): eaao6977.

- [38] 王建刚.西藏日喀则地区喜马拉雅造山带沉积记录与盆地演 化[D].南京:南京大学.2011.[Wang Jiangang. Sedimentary record and basin evolution of the Himalayan Orogen in Xigaze area, southern Tibet[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2011.]
- [39] Garzanti E. From static to dynamic provenance analysis—sedimentary petrology upgraded [J]. Sedimentary Geology, 2016, 336: 3-13.
- [40] Garzanti E. Petrographic classification of sand and sandstone[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9, 192: 545-563.
- [41] 何杰,王华,Garzanti E. 砂岩(砂)的岩相分析和分类标准[J]. 地球科学,2020,45(6):2186-2198. [He Jie, Wang Hua, Garzanti E. Petrographic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sand and sandstone[J]. Earth Science, 2020, 45(6): 2186-2198.]

Late Pliocene Sedimentary Provenance of the Yinchuan Basin and Its Constraints on the Formation Age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

WANG Zhao¹, NIE JunSheng², PENG WenBin³, ZHANG HaoBo², LI MaoTong²

1.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0,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3. College of Tourism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Shandong 277160,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g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s still debated. The Yinchuan Basin is one of the main sedimentary area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its sedimentary sequence provides important clu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 source and formation age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 In this study, detrital zircon U-Pb age geochronological and petrographic composition data were determined for Late Pliocene sediments from the bottom of drill core PL02 in the Yinchuan Basin. This information was compared with other data for potential 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lan Mountain and the western Ordos Plateau were not the source areas of Late Pliocene sediments in the Yinchuan Basin. Rather, the Yellow River transported material from the upper-reach areas to the Yinchuan Basin. This result further supports the view that the Lanzhou-to-Yinchuan portion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 was formed in the Late Pliocene.

Key words: Yinchuan Basin; Late Pliocene; zircon U-Pb ages; petrographic composition; provenance analysis; formation age of upper Yellow River